半島都市報
2018年5月11日 星期五
责编 马萱 美编 任康 值班主任 杨连登

西镇脉动

开栏语

此是东风满目来，喜看稻菽千重浪。

1978年，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响彻大地，启幕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。40载风雨兼程，我们凝聚成一股股勇往直前的中国力量，一个个中国奇迹拔地而起。40年硕果累累，我们书写着一个个春天的故事，随着时局脉动一起奔流向前的，还有每一位亲历者的光荣和梦想。40年时代变迁，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城市青岛一隅的西镇，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自本期起，本报推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“西镇脉动”，透过身边人的视角，为您讲述发生在青岛老城区里的蝶变故事。

居委会的光荣和梦想

从无地办公到千平米办公服务大厅，一起来听云南路街道居委会的变迁故事

□文/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**曹现梅**

居委会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，是个上能传政务声音，下能解百家纠纷的地儿。随着40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“日日新”的变化，这个最充满市井烟火气和人情味儿的地方也在发生着改变：从拎着红绸包走街串巷，到千余平方米的办公服务大厅；从三个居委会“大妈”搭台，到清一色年轻人亮相；从难收的治安费、卫生费，到揣着110万元为民服务资金的工作站……与时代一起成长的，还有居委会的光荣和梦想。

走街串巷盼来一间房

戴上小红帽，当上楼院里的自防队员；做起志愿者，自愿“扛起”文明的大旗；领着锣鼓队，敲出西镇的风采……自打2014年从居委会退休后，如今60岁的杨文菊不仅没有闲下来，反而退位不退岗，越过越精彩。

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。当时，正值而立之年的杨文菊是青岛汽车修配厂的一名骨干。然而一场意外改变了她的人生足迹。因为工伤，她只能休养在家。得知她的情况后，熟悉的片警动员她到居委会工作。“那时候的居委会，基本都是退休了的大妈，我心里起初不情愿。”杨文菊心想闲着也是闲着，干干再说。就这样，1993年，35岁的她拎着一个红尼龙绸包走街串巷上任了，成了观城路居委会的主任，也是当时市南区最年轻的居委会主任。

“那会儿还不叫社区，就叫居委会。一个居委会配三个人，一个正主任，两个副主任。”身为正主任的杨文菊负责主抓计划生育工作，一个副主任负责卫生、绿化等工作，另一个则处理综合事务。

“我们当时哪有什么办公室，就是走街串巷，哪里有事儿，哪里就有我们。”杨文菊回忆说，每天早上8点上班，她就开始在路上转悠了，从东走到西，从路上走到院里。遇上需要三个人开会讨论的时候，杨文菊的家就成了她们临时的办公室。

“1999年，我们终于盼来了一间房，虽然不足15平方米，但总算有个方便办事的地儿。”杨文菊说，这第一间办公室位于观城路104号，是个半地下室。随后，2000年初，观城路居委会与东平路居委会合并，搬到了广州路35号的一处临时房。“这下有了两间房，一间用来办公，另一间放杂物。”2008年，居委会办公条件有了改善，由两间房扩大到四间房，并开始配备会议室和小型图书室。2011年，合并为寿张路社区居委会，并搬到了朝城路49号乙的一栋4层楼房，办公面积足足有1200平方米，不仅有书目丰富的图书室、宽敞的舞蹈室，还有各种休闲室。

如今在云南路社区，党员们还可以收看重要会议的直播。

◀当时的观城路居委会。（资料图片）

◀以前没有宽敞地儿，居委会组织大家在楼院里学习。（资料图片）

90后小嫚儿登上舞台

春天，种子会被播种到土地里，而在西镇这方热土上，代替禾苗成长起来的却是一代又一代居委会人的梦想。

在上世纪90年初，刚上任的杨文菊有一个习惯，出门必拎着一个红绸包，里面装着可以开证明的信纸、工作类的文件，还有一个圆圆的居委会大红章。“章上刻的是观城路居委会公章，开了证明就盖上一个。那时候，生孩子居委会要开证明，邮局来了包裹，地址对不上也要给开证明，碰上名字与身份证上不一致的字来开证明的，更是稀松平常的事儿。”再加上要帮着调解邻里百家的矛盾，居委会给大家的印象都是大妈干的事儿。“我记得，当时有人上我家来找我，我对象开门，人家就喊，我来找你家大娘（杨文菊的婆婆）帮点忙。”

回到1997年，汶上路居委会的刘锡兰就是大家口中的“居委会大妈”。退休后的刘锡兰并没有闲在家里，而是当起了居委会的副主任。在厂里就是模范的她将劲头儿一股脑儿全带到了居委会，领着大家一起打扫卫生、美化环境，亲历着办公用房一点点建起来。

在她的引导下，儿媳蓝翠娟也成了居委会的一员，如今蓝翠娟更是云南路社区居委会的“当家人”。“我是2001年来的居委会，那会儿才33岁。”作为当时居委会的年轻人，蓝翠娟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了各项新业务的学习和办理。“我来了没多久就开始有电脑了，没有网线，主要就是打字和一些系统操作。那会儿派我去学的，所以我电脑操作还不错。”后来，随着业务的增加，居委会又增加了廉租补贴等房屋方面的业务，蓝翠娟又属于较早接触的一批人。

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第一批社区助理的加入，使得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成了居委会的中坚力量。随着居委会承担的业务越来越广泛、越来越专业化，2009年，市南区招收了第一批大学生社工，随之第二批、第三批，越来越多的80后、90后登上居委会舞台。

90后的郝君宜就是其中一员。自从社区开设了微信公众号，她当仁不让地当起了小编。推文止“谣言”、传达最新惠民政策、教居民玩转手机，在社区的支持下，不仅郝君宜越做越有热情，就连居民微信也越玩越溜。

从收费难到揣经费办事

如果说岁月长河中的每一朵浪花，都在以自己的姿态记录着历史奔流向前的足迹。那么居委会难收的治安费、卫生费便是特殊的时代印记。在杨文菊的记忆里，居委会还有一项任务，那便是每月要向居民收取治安费、卫生费。“治安费是每户每月两块钱，是要交给门口治安亭的治安人员；卫生费开始每户每月7.5毛，后来也涨到了两块，这是要交给综合治理科的。”然而，因为当时年代普遍工资并不高，这些费用也就成了难收的费用。

“别说这些，就连电费、水费收起来也不是简单的事儿。”因为经常需要调解因为水费分配不均引发的矛盾，杨文菊还练就了看水表算账的本事。“我只要一看水表，基本没算不清的账。”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难收的治安费取消了，卫生费则统一为垃圾处理费，由专门单位负责。

时光流逝，2000年初，居委会经历了一些变革，原先的家委会并入居委会，同时，也有了社区的称呼。2013年，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，居委会有了20万元的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，专门用于打造党员活动阵地和服务群众。2017年下半年，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，云南路街道进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，职能、人力、财力下沉到4个社区工作站，每个工作站有110万元经费可用于优化党建工作、服务民生等。